

# 我们是穷人吗

□Luna

曾经在长途飞机上听到坐我后排的一对母女的对话。

那次是红眼航班。早上,洗手间外有很多人排队。小女孩差不多四五岁吧,可能是等急了,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找人少的洗手间。过了一会儿看到她哭着从前面跑回来,问:“妈妈,我们是穷人吗?”

她妈妈问她谁说的,小女孩说:“前面一个哥哥说的,让我不要去前面,他说穷人坐后面!”

小女孩有点激动,说话声音有点大,我想坐周围的人可能都听到了,当时还替那位妈妈尴尬了一下,这怎么回答呢?

听到这位妈妈很淡定地说:“他说的没错呀,前面的位置比较贵,也许他们真的比我们有钱呢?所以相比较来说,我们确实比他们穷一点。”

小女孩有点委屈,跟妈妈说,“我不想比他们穷。”

妈妈问:“为什么呀?”

小女孩停了一会儿没说话,我觉得她应该是愣了一下,这么抽象的问题,小朋友挺难回答的,5岁左右的小朋友可能只是意识到“穷”是不好的,但并不一定能理解“穷”具体有什么不好。

一小段停顿之后,小女孩又问:“为什么他们的位置比较贵?”

显然,经过对话,孩子的妈妈已经成功地转移了敏感的“贫富”话题。

妈妈继续耐心地回答:“他们那个房间叫商务舱。商务就是工作的意思。如果你坐飞机去工作,是不是会很辛苦啊?所以他们要坐舒服一点的椅子,当然就贵咯。”

小女孩思维也很敏锐:“那个哥哥是小孩子啊,小孩子又不工作。”

妈妈说:“也许他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呢,没办法只能带着他。”

听语气,小女孩这时候情绪已经平静了,懂事地说:“我也觉得是他的爸爸妈妈在工作。妈妈,幸好你和爸爸不工作,可以

带我出去玩。”

妈妈说:“是呀,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,坐小一点的位置也很开心的对吧?”

小女孩说:“我喜欢小的位置,就可以这样挤在你们身上,嘻嘻嘻嘻……”

这时候我真的很想看看这家人,就故意站起来向后走去洗手间,路过他们的位置,看到小女孩横躺在爸爸妈妈腿上,被咯咬得“咯咯咯”直笑。

我觉得这位妈妈跟女儿交谈的方式我很赞同。我认为父母遇到这种令人有些窘迫的问题,最好的方法就是情绪平稳、态度不卑不亢,把自己的想法向孩子表达清楚就行了。

第一,她直面女儿的提问,没有用敷衍的方式蒙混过关。小朋友的记忆力惊人的好,敷衍过去的问题迟早会再回来的。当然如果留存在心里,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了非良性的答案,那就更不好了。

第二,她用自己不卑不亢的态度向女儿传递了一个“穷不是什么大问题”的信息。小孩子对大人的态度很敏感,他们能感觉到大人的紧张、窘迫等负面情绪,同样大人的自信、淡定,也会给孩子安全感。

第三,在调整好情绪的前提下,她和女儿平等的对话,我觉得是最难得的。孩子虽然年纪小,但是一定要明白他们不笨不傻,年纪再小也是人类幼崽,是智慧生物,他们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。你把他当成大人一样平等对话,把道理娓娓道来(在语言上需要调整到孩子的水平,比如词汇的运用。但内容要说清楚,不可敷衍),他们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且他们自己是可以感应到这一点的,一番坦诚的对话也会让他们更容易接受。

有很多家长抱怨孩子长不大、不懂事、喜欢无理取闹,其实这些孩子往往在学校时表现为懂道理,原因可能就是父母太把他们当成孩子了,没有给到足够的平等对话的机会。



## 代际之战

□曹小灵

就在昨天下午,30岁的我,和11岁的外小甥有一个促膝长谈,核心是他要如何在小学成为班上最受欢迎的男孩。

他说,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年代。如果自己可以寒假的时候去一趟新加坡的环球影城,给好朋友带回一点伴手礼,再在QQ空间上发几段抄袭我朋友圈的颓废话术,配上海外的定位,就会大有可为了。

他用略显刻意的话术,旁敲侧击地试图让我去和她妈妈——也就是我姐,传递一下新加坡冬令营的重要性。

我问他,为什么一定是新加坡?

“因为班上有男生暑假去了上海迪士尼,不能跟随只有超越。日本迪士尼太旧了,欧美新冠泛滥太危险,而新加坡一切合适,刚好妈妈还有商务签证。”

我当年不也是这样吗?那同样是赢者通吃的年代。最受欢迎的女生,是一个长相甜美从小练跳舞的;最受欢迎的男生,是一个会弹钢琴做校乐队指挥的。这些技能,也是在那个年代花重金才能堆出来的。

我对说服我姐这件事情,内心其实是没谱的。小外甥看透了 my 色厉内荏,他换了一个思路,问能不能从欧洲给他带两

双球鞋,还说他给钱。

我知道他一个星期零花钱是18块,怎么算也凑不够。他胸有成竹:“小舅你先垫着,球鞋回来了我去卖掉一双,赚的钱足够覆盖留下这双的成本了,还能有多出来的打赏你。”

看来是已经筹划了很久的计划——先提出一个很难的请求,在我拒绝了以后,换一个相对简单的,让我容易答应……

这个00后,他知道金钱的意义,向往金钱能带来的认同,但是不被金钱所束缚;他知道成功的路径越来越多,能结合家庭的资源和自身的能力选择阻力最小的一条;他无师自通地给自己融资、加杠杆,实行风险转移,也会跨境交易,电子支付;还能轻松地 from 电影电视剧和书本上,学习心理学的实际应用。我抱着名校理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的证书,在他面前瑟瑟发抖。

还好,他们依然面临着传统权威的压制。尽管00后更富有创造力,社会的主力资源和生产工具目前还被80后占据……所以我把小侄儿的野心举报了。

被他妈妈呵斥过以后,他到现在还在对我翻白眼,并且拒绝带 me 打新款游戏了。

## 一切如常,是何等的幸福

□菟丝花

再平淡的生活,也存在着变数。

那天在厨房准备晚饭,接到哥哥的电话。来自千里之外的这个电话给我带来的是“惊天霹雳”：“二姨妈去世了……”

这餐饭,我是在泪水中准备的。我想起二姨妈对我的好,想起她朴素达观的生活,想起她六十七年即竟的人生和未了的夙愿,也想起我曾经跟她约定下次回去看她的计划。可如今,一切皆已成空。

当然,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“霹雳”电话。去年清明节,也是准备晚餐的时间,哥哥打来电话,说的是:“外公去世了……”

那个春节才刚刚回家看过外公,97岁的 he 虽然“人脸识别”系统偶尔会产生一点障碍,但身体还算硬朗。作为一名老兵,他对久远的战场岁月永远记忆犹新,逢人就讲。年龄小时没耐心听 he 讲那些过往,后来有了耐心却又离家千里很难听到。所以,至今总混淆外公到底参加了哪些战争。

外公去世前,我还曾在心底偷偷计算过,如果老外公能活到100岁,我一年能回去看他两回,那么我大概还能见他六次面;如果一年看他一回,就只能见他三次面。所以,听 he “讲故事”的计划必须尽快提上议程才行。

我还曾计划要写一篇《我家的“281”组合》的文章。那一年的外公、外婆、奶奶三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281岁。如今,计划搁浅,因为这世间再无老外公、老外婆,要书写的“281”组合如今只剩我93岁的奶奶风烛飘摇地在这人世间独活。

前阵子,跟好朋友聊天,说起我保留了七八年也未曾动笔写完的一个题目——《如意 如愿 如常》,当时只在word里敲下题目的几个字后就保持起了“未完待续”。如今再聊,已经不复当初想要的立意和架构。只是单纯沉湎于这个题目带给我的一点直观的生活感悟:平凡大概是很多人一生的常态,不平凡的永远只是极少数。

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:“当你老了,回顾一生,就会发觉,什么时候出国读书,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,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,什么时候结婚,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。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,眼见风云千樯,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,在日记上,相当沉闷和平凡,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……”

人生,有太多“当时只是寻常”的时刻。前几天去超市采购,看到一位小姐姐在超市门口卖花。挑挑选选,花三十块钱买了一大束花回家。剪插进花瓶,摆上茶几,瞬间感觉那吹不出皱褶的平凡(淡)日子也泛起了光。

现在的我,宁愿日子平平淡淡、细水长流偶尔有点光。想想啊,每天醒来能看到阳光、晨雾、雨露,傍晚能看到落日余晖、孤雁飞翔,真的是已经足够了,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……

人到中年,最期盼一切如常。像往常一样,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。



## 赶人情

□颜巧霞

赴里亲外戚、近朋远友的红白喜丧宴席,网络中普遍说成“随礼”,在我的家乡俗称为“赶人情”。一个“赶”字可见种种情愫。人们对于“赶人情”,一般不因为生活的纷繁沉重而置身事外,大多是忙碌之中依然人到礼到的诚心诚意。

老舍在《骆驼祥子》里写:“不但是出了钱,他还亲自去吊祭或庆贺,因为明白了这些事并非是只为糟蹋钱,而是有些必须尽到的人情。”

杏子姐的酒店开业。我和先生赶紧推开手头一切事务,赴宴。

杏子姐是我俩共同的好友。彼时,我和先生两个穷人谈恋爱,为着省钱不舍得去咖啡厅、茶餐厅、电影院一切花钱的地儿,我们彼此的家又不适合你依我依、谈情说爱,杏子姐便常常邀请我们去她的单身宿舍相聚。在我们闲聊的当口,她就去小厨房里煲上一锅银耳蜜枣桂圆茶,喝着 she 煮好的甜茶,幸福的感觉真如潮水般在心里翻涌。

杏子姐先于我俩结婚, she 嫁去别地。断续联系中, she 换工作、生了男孩,又辞去工作做家庭主妇……偶尔, she 给我发来消息诉说家庭主妇的日子——空虚寂寞愁。八年未见后, she 邀请我和先生参加她的酒店开业宴,怎能不欣然赴约?

在宴席开始之前,杏子姐讲起自己这大半年的吃辛历苦:从酒店装潢设计到桌上一个勺子的选择, she 无不亲力亲为。想不到曾经我眼中温柔善良但柔弱怕吃苦的杏子姐,成了今天这副干练又坚强的模样。作为 she 青春时光里的朋友,怎么能不给她最真心的祝贺?我们一点不为自己大早起来开几小时车赶赴 she 那里感觉麻烦,也不为酒杯觥筹感到俗气,这段旅程真的值得。

二姑母七十寿诞——这又是一场我主动去赶的人情。我和先生带着孩子,一路驱车向西。我们在只容一辆车通过的乡间小路上小心翼翼地开着,逢对面有来车,我们就停在路旁的草丛里等待。

姑母所在的僻远乡村村庄曾是我童年的乐园,我出嫁后,因交通不便、往返艰难,再也没有去过。近些年,村庄砌起了一条水泥路,可以容一辆小型汽车通过。自从父亲、大姑母去世后,这世上与我是至亲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父亲姊妹四个,也就只剩下小姑和二姑母。当母亲问我去不去给二姑母祝寿,我一口应下:要去的。人生七十古来稀,我还能给我的二姑母祝多少个寿呢?

我们一家人的到来,让表哥表姐们喜出望外。当然,最高兴的是我的二姑母, she 拉着我的手,嘴里嗫嚅着,喜得不知道说什么。一场热闹的相见欢后,终于日薄西山,又到了启程归去的时刻,我们上了车,姑母趴在我们的车窗上,不善言辞的 she 一个劲说:“孩子特地来,特地来……”

看着老人充盈着幸福的脸,只感觉我们所有的奔忙都是值得的。